



雪蕾香氣博物館展品陳設
中西古今交融。

尋香千年入今夢

在城市的喧囂與節奏之間，人們往往依賴視覺與聽覺來感知世界，卻忽略了另一種更為原始而深邃的感官——嗅覺。這次走進廣州白雲區的雪蕾香氣博物館，像是打開了一道被時光封存的門，讓人得以重新審視氣味與人類文明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。

步入博物館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琳琅滿目的香料與香具展示。中國的用香文化歷史悠久，可追溯至先秦時期，至漢唐宋元而愈發繁盛。香料不僅是嗅覺享受，更滲透於宗教祭祀、醫療保健、日常生活與文人雅集之中。焚香、佩香、熏香、入藥，各種用香方式交織出一幅豐富多彩的文化圖景。古人以香修身養性，藉香寄情言志，「焚香靜坐」甚至成為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

懷古之餘，欣喜這些古老的香文化並未消逝，反而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至今。華夏千年的用香經驗與理論，依然影響着現代人的生活，無論是在芳香療法、心理紓壓，還是醫藥研究領域，都能見到其身影。

在中國醫學史中，香的價值尤為突出。馬王堆出土的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作為現存最早且最完整的醫方專著之一，記錄了多種以香藥治療疾病的案例，反映出漢初以前醫學體系的成熟程度。香料不僅具有芳香，更蘊含藥性，能行氣活血、辟穢解毒，成為古代醫療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《肘後備急方》被視為中國第一部臨床急救手冊，同樣記載了大量香藥方劑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關於青蒿治療瘧疾的記載。啟發了中國科學家成功提取出青蒿素，為全球抗瘧事業帶來革命性突破，拯救了無數生命。由此可見，古代用香不僅停留於文化與審美層面，更深刻影響了現代醫學的發展。（上）



樂活
潘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從老鷹到老漁夫

有些道理，看起來很簡單，卻總是被一再遺忘。「知足」就是其中之一。它幾乎是人類最早學會的快樂，同時亦可能是最容易失去的能力。

《夜驚與老鷹》這則伊索寓言，情節很直接。一隻老鷹抓住夜驚，夜驚試圖說服對方：自己太小，不值得吃，應該去找更大的獵物。這是一種我們熟悉的思路——既然有更好的，就不要滿足於眼前。

但老鷹的回答很冷靜：如果為了還沒到手的東西，放走已經抓到的獵物，那才是真正的愚蠢。這句話幾乎可以當作一個原則：當下的確定，往往比未來的想像更可靠。「知足」是一種節制想像的方式，它不是壓抑慾望，而是讓慾望不至於失控。當人能夠停在某個位置，看清楚手上的東西，快樂才有機會穩定下來。

另一則伊索寓言《捕到石頭的漁夫》則把同一個問題換了一個角度。一群漁夫拖網時，因為覺得網很重，以為滿載而歸。他們的期待迅速膨脹，喜悅也提前出現。結果打開漁網，裏面大多是石頭與破布，真正的魚很少。

失望之所以強烈，不是因為收穫少，而是因為落差太大。一名老漁夫的話說來平淡：正是因為高興得太早，才會承受後來的難過。

兩則寓言放在一起，可以看到一條簡單的線索：人之所以不快樂，常常不是因為得到太少，而是因為想得到太多。老鷹拒絕放棄眼前的獵物，避免了不必要的損失，而漁夫們過早想像豐收，反而放大了失落。

從老鷹到老漁夫，他們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：不要執著於尚未得到的東西。在此，「知足」不是消極，也不是放棄追求，而是對現實的掌握。它讓人知道什麼已經在手，什麼只是想像。這種分辨能力，決定了一個人如何感受世界。
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「知足」這種觀念反覆出現。無論在寓言、宗教還是日常勸誡中，「知足」總是不斷被提起。它太基本，也太容易被忽略。知足，於是成為一種很早就被人類發現的快樂方式。只是，人總是要一再學習。

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該如何翻譯token引起了不少討論。近日，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決定優先推薦「詞元」作為token的中文名。根據國家數據局的數據，截至今年三月，中國日均詞元（token）調用量已超一百四十萬億，相比二〇二四年年的一千億增長一千多倍，相比去年底的一百萬億，三個月時間又增長了四成以上。這些數據足見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重要性。token的本義包括符號、標記、信物、表徵等，其譯名也有「智元」「智根」或音譯如「托肯」等設想。「詞元」採取了意譯的

方法，比較清晰地表明了token一詞的內涵。

「詞元」的定名讓人想起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另一個詞Virtual Reality，現在多譯作「虛擬現實」，而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，錢學森建議的譯名是更富中國文化特色的「靈境」。從文學性講，「靈境」優於「虛擬現實」，但「虛擬現實」意思更直白，於大眾使用或許更加有利。

名詞翻譯中的文學含量如何把握，還可以舉出更多例子。比如，serf通譯作「農奴」，有歷史學家建議譯為「穡夫」，這個譯法古意盎

然，但也存在文學性過強的缺陷。再如，robot一般對應的是「機器人」，但在robot的譯名中，曾有人提出「勞僕」，這個譯法意涵更加豐富，且似乎暗含着人對於robot的支配地位，但最後通行的仍是「機器人」。確實，「機器人」更直白也更價值中性。不過，隨着機器人技術的發展，這些「機器」不僅能承擔更多人能做的事，而且在外觀上越來越像人，也就有了「人形機器人」的概念。研究者則提出，既是機器「人」，為何還要以「人形」修飾，似為畫蛇添足。

正所謂，生活之樹長青，而理論總是灰色的，套用一下，翻譯包括詞彙本身，也是灰色的。新鮮的生活如同奔湧的河流，總以或強勁或和緩的力衝擊着理論和語詞的河床。對此，不妨抱開放的態度，透過語詞的迷霧，感受社會生活變化的力量。



知見錄
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養龍蝦」記

的七百多篇專欄Word文檔，連同見報的七百多份版面PDF，全銀給了它。讓龍蝦對比交稿版與刊出版，標記出編輯修改的部分。

它倒是挺聰明，說一次對比七百多篇量太大，建議先拿第一個月的專欄做測試。我眼前一亮——有道理啊，這「先行先試」還挺穩妥的，於是批准。

然後，它就不聰明了。它哼哼唧唧對比了一陣，跑出一份報告，大致說：修改內容異常多，我交稿每篇六七百字，PDF每份卻有兩千字左右，差距太大，以至於它懷疑我是不是給錯了文件。

我一看，笑了。趕緊提示它：PDF是當日報紙的整版，我的專欄只是其中一塊。它這才恍然大悟，又哼哼唧唧寫了一個程序，用來定位PDF中我的專欄位置。問題是，專欄位置總有些許調整，每次都不完全一樣。它又陷入了新一輪的哼哼唧唧。

看着它忙得團團轉，我忽然意識到一件事：所謂「養龍蝦」，其實是在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、越用越順手的數位夥伴。AI公司給的只是一個通用框架，真正決定它有用沒用的，是餵了它什麼、怎麼教它、怎麼糾正它。每個人

「養」法不同，養出來的AI也完全不同。

以後的競爭力，恐怕不只在於你懂多少，而是你「養」的AI能幫你做多少。說不定將來面試，HR除了看履歷，還會加一道題：「請用你的AI，現場解決這個問題。」到那時，我們每個人手裏的「龍蝦」，大概就是最好的簡歷。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受難·復活·清明節

香港是東西文化匯聚的城市，港人能夠享受不同生活模式。就以假期而言，港人雖然工作繁忙，但市民享有的假期亦不少。最近幾天既是西方受難節和復活節，亦連接着中國的清明節。市民也許不用仔細了解節日詳情，只要能夠盡享五天連假，充分休息或消閒，便可優哉游哉。

若要深究起來，這些節日假期都有其共通點：消逝與重生。西方的受難節源於宗教。救世主為信徒先作犧牲，然後予以復活，令信徒增添信念和信心。我並非西方教

徒，但也尊重其宗教信仰。況且受難至復活是一個過程，受眾經歷苦楚磨煉，然後獲得重生，別具意義。

清明節是中國二十四節氣之一，自古已有淵源。杜牧詩句：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」幽怨而傷懷的意境，以往一直令人對這節日倍添愁思。時至今日，民眾都以清明作為祭祀和追思先人的日子。孝子賢孫在這日聚首一堂，緬懷先輩。由是，清明節對子後人更具啟迪和團聚的意義。有關團聚和重生的故事，中國民

間亦有不少傳說，戲曲舞台更將之發揚光大。《莊子試妻》亦稱為《大劈棺》，莊子為試妻子田氏而假裝病死，然後化身楚王孫作出試探。田氏果然難受引誘，於是劈棺欲取莊子頭顱，楚王孫搖身一變以莊子身份重生，了結孽緣。

另一個家喻戶曉的重生故事，應是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。痴男怨女的愛情故事流傳後世，大部分戲曲表演都以折子「化蝶」作結，好讓兩位主人翁雖沒今生，亦有來世，由此而令真摯愛情可以延續下去。不過亦非所

有戲曲故事的延伸情節能獲觀眾接受。粵劇《帝女花》的一般表演都以「香夭」作結，駙馬周世顯與長平公主二人在含樟樹下服毒自盡，殉國殉情，蕩氣回腸的結局感人至深。即使周世顯和長平公主沒有復活重生，二人至死不渝的愛情亦足以感動觀眾。



文藝中年
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戰爭與和弦



步進行，關於戰爭的作品數量不少。例如海頓第一百交響曲就直接名為《軍隊》。貝多芬與法國大革命同期，創作第三交響曲，本是獻給拿破崙，後來因後者稱帝，憤然把名字從

樂譜首頁擦掉。到拿破崙戰敗，他譜寫《威靈頓勝利曲》，其中描寫兩軍對壘，槍炮聲此起彼落。

幾十年後柴可夫斯基創作同一主題，也在樂譜中加進火炮聲，那就是著名的《一八一二序曲》。他的另一首《斯拉夫進行曲》是為慰勞傷兵而創作的。舒伯特、蕭邦也創作軍事題材鋼琴曲。

二十世紀兩場世界大戰之慘烈，啟發不少作品。英國作曲家賀斯特在一戰前夕譜寫《行星組曲》，其中《火星》描述戰雲密布氛圍，效果昭著。蘇聯作曲家蕭斯塔高維契為衛國戰爭譜寫鋼琴奏鳴曲、大型交

響曲等，其中名為《列寧格勒》的第七交響曲行軍樂段，令聽者不寒而慄。

讓筆者最為感慨的，是從新聞聽到烏克蘭放德連連遭轟炸。該市曾經是傳奇音樂大師的搖籃，包括小提琴巨擘奧伊斯特拉赫、米爾斯坦，鋼琴巨匠貝利希斯、歷克特等。



樂問集
周光蕓
逢周一見報

布拉格復活節集市熱鬧非凡



四月二日，人們在捷克布拉格復活節集市參觀。布拉格老城區近日舉辦特色集市，吸引市民與遊客前往感受節日氛圍。



寰宇採聞
逢周一見報

新華社

初識「康橋」

「英國佬把徐志摩捧得太高了。」英國劍橋大學的中國教授X如是轉述在美國名校教書、去年在那裏訪學的資深中國同行的點評。劍橋的國王學院小橋邊樹了塊大理石碑，鐫刻着徐志摩《再別康橋》中的名句：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。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。中國遊客到此必拍照打卡。我不算遊客，因為此行是為明年倫敦教學「打前站」的。但首次到訪，初識「康橋」，別有興味。那日風高天寒，三月中旬依舊春寒料峭。「康河」上撐船小哥頂風作業，可謂敬業。遊客裹着毯子坐船遊覽，精神可嘉。有X這個內部人士引導，我不但了解了鮮為人知的典故，而且借光進了謝絕遊客的場所。走過傳說中啟迪牛頓的蘋果樹：顯然是偽託，那棵樹太小了。進入國王學院的建築經典禮拜堂，欣賞頭頂精美的穹窿。他們的男童唱詩班全

英著名，每年聖誕BBC都會來直播。還參觀了藏有達爾文《物種起源》的手稿等寶物的圖書館，書架之間是訪學研究者的書桌。最後到X現在教學的岡維爾學院。

在教授餐廳吃飯。飯食簡單，但老中青成員圍着長桌就坐，很有儀式感。更有趣的是，教授用標註號碼的專用布餐巾，客人只能用紙巾。正如草地只能教授走，學生不許踐踏，老牌大學處處彰顯着等級。不過，在高教面臨經濟壓力的年代，古老大學也得學會靈活創收。學院開放給遊客參觀，憑票入場，價格不菲。徐志摩詩碑大概也是與時俱進，招徠遊客的手段吧。



墟里
葉歌
逢周一、三見報